

IRRLICHT UND FEUER

鬼火与火焰

(西德) 马克斯·封·德·格吕恩 著
Max Von der Grün

7581



00041256



200704489

IRRLICHT UND FEUER

Max Von der Grün

鬼火与火焰

马克斯·封·德·格吕恩 著

郑懿 戴苏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Max von der Grün

Irrlicht und Feuer

Rowohlt Taschenbuch Verlag GmbH

Reinbek bei Hamburg • Februar 1967

鬼火与火焰

[西德] 马克斯·封·德·格吕恩 著

郑 懿 戴 苏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淮海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8.125 插页 2 字数 171,000

1982 年 2 月第 1 版 198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5,500 册

书号: 10100·537 定价: 0.60 元

前 言

《鬼火与火焰》是西德当代著名工人作家马克斯·封·德·格吕恩的代表作。此书一九六三年问世后，先后被译成二十多种文字，畅销国内外，还由东德拍摄成上、下集电视影片，并在西德也公开放映。

马克思·封·德·格吕恩一九二六年出生于巴伐利亚州东北部巴伊罗特市（Bayreuth）的一个鞋匠家庭。初中毕业后，他进入商业学校学习。纳粹上台后，因父亲被关进集中营，格吕恩被迫中断学业，到一家商店当学徒。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他在纳粹伞兵部队服役，一九四四年被美军俘虏，关押三年。释放后，他当了几年泥水工人。一九五一年迁居鲁尔区，当了十三年的井下矿工。格吕恩的家庭出身和曲折的经历对他个性的发展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使他很早就同社会最低层联系在一起。一九五三年起，他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写过诗歌、散文、故事、小说等，搞过文学评论。他的作品大多数是以工人生活为题材，所描述的几乎都是他亲身的经历，因而富有真实性。一九六一年他与其他志同道合的工人作家一起，发起成立“多特蒙特六一社”，开创了西德工人文学的新天地。

《鬼火与火焰》是一部反映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西德工人生活的作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西德经济得到

了迅速恢复和发展。然而，在一个工业高度发展的“福利社会”里，劳动人民的境况又是怎样呢？作者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以现实主义的手法描绘了劳动人民的生活天地以及他们的矛盾和悲愁。小说围绕着西德社会劳资之间的矛盾逐步展开，通过主人公于尔根·福尔曼多次变换工作地点，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西德现实社会中各种人物的经济状况、社会地位、政治态度，以及他们在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中所遇到的种种问题，有力地揭露和抨击了资本家唯利是图、草菅人命的本性，对下层人民的不幸遭遇寄予了极大的同情。在作者笔下，“福利社会”只是鬼火般的虚伪现象，下层人民对现实社会的不满情绪却如火焰般地不断蔓延、扩大……

小说问世以后，立即引起了西德各界的强烈反响。一批文人对作者进行了恶毒的攻击，对小说进行了百般的挑剔和非难。由于书中也尖锐地批评了工会的脱离工人群众和日益官僚化，当时的西德矿山能源工业工会第一副主席攻击说：《鬼火与火焰》是一出恶作剧，应该把它烧毁。一些企业主还向法院提出了诉讼，控告格吕恩犯了诽谤罪。虽然作者被判无罪，但却被“永远解雇”了——没有人再敢雇用他。格吕恩从此走上了职业作家的道路。本书的出版也引起了东欧各国的密切注视。

这部小说对我们了解西德现代文学的发展状况，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是颇有裨益的。

——译者

一九八一年七月

深夜，寒气刺骨。几个月来，我一直是午夜零点上班。我恨透了这一班次和时间。不论严寒酷暑，我每天都得沿着矿区铁路线骑车行驶四公里。对这个班次，我真是深恶痛绝！子夜时分，一群默默无闻的人拥向矿区，谁要是此时此刻上班，就可目睹生活的另一个侧面。

我急着赶路。离二十四点只有二十分钟时间了，可留下的路程还有三分之一呢。

这时，从铁路旁的树阴处，突然闪出一个人来，站到我的自行车前面。我本能地摸了摸藏在右边裤袋里的匕首，它是我从战后的第一个夜晚到现在始终带在身边的自卫武器。我跳下自行车，由于云层中露出皎月，这时我才看清楚站在我面前的原来是一个女人。

您在这里干吗？我带着惊恐而嘶哑的嗓音问道。

她抓住我的自行车把手说：我的丈夫把我撵出了家门。

吵架啦？

唉，可以这么说。每当他酒醉糊涂时，他简直要扭断我的脖子。有时他揍我，我多半是挣脱逃跑出来的。

我还得继续赶路，否则就会迟到。我想。

不至于这么严重吧，我回答说。因为诸如此类的事是司空见惯的，我们住宅的左邻右舍，经常可以听到这种吵闹声。我心里想：贱民好斗而易和嘛！

他也许已经清醒过来了。我劝慰着说，您还是回家吧，这里只能找死。

我发觉她穿着时髦的高跟鞋，可在这样的天气穿这个玩艺儿未免太不适宜了。

我害怕。她低声说道，我害怕挨揍。

我还得继续赶路，否则就会迟到。我想。

您愿意陪我走一段路吗？她问道。

但我们是素不相识的呀，我说。

她的手抚摸着车头把手上的克罗米说：这有什么要紧呢？

陪您走一段路也无济于事，我可帮不了您的忙。如果您的丈夫遇见我们会怎么想呢，事情将会更加糟糕。

也不是让您跟我上家里去的呀。

我还得继续赶路，否则就会迟到。我想。

这不行！我高声嚷道。我已经不耐烦了。

我把她的手从车头上推开。

只是今天一个夜晚，她恳求着说，明天就不需要了。明天我得留在家里，孩子们八点钟要上学。只是今天一个夜晚，对不起。

我还得继续赶路，否则就会迟到。我想。

我们一起走一段回头路，从您来的方向。她再次恳求地说，走到市区边缘，再回到这里，天就亮了。

您怎么知道得这样详细？

我经常在这条路上走，几乎是每星期五晚上。每当我的丈夫领了工资，喝得酩酊大醉回家，他就揍我，或是把我撵出家门，或是我自己逃走，几乎每星期五晚上都这样。

我还得继续赶路，否则就会迟到。我想。

夏天问题不大，可是到了冬天……到了冬天。

我可从未遇见过您，我说，我在这条路上骑着自行车上班已经快一年了。

是的。每当我见到您，我就躲在沟里，或躲在斜坡上灌木丛的后面。

教堂里传来了十二下钟声——十二下低沉的钟声。现在我已经迟到了，但我并没有因此而恼火。明天矿井里也许会遇到麻烦事，今天这样一来我将损失三十马克。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这些问题。

走吧，我说道，我们就走到市区边缘，然后再往回走。

我把自行车停放在沟里。我们一起沿着我每天上班的道路往回走。我们沉默无言，感到有些冷，脚下的积雪发出嚓嚓的响声，雪景衬托着白茫茫的月光。

当我们走到市区边缘时，那个女人说：我的脚湿了，我的鞋子里尽是雪。不过，这没有关系，等孩子们上学后，马上洗个热水澡就行了，我的抵抗力还是挺不错的。

我们曳步而归。半路上，我从口袋里掏出上班吃的面包和咖啡瓶，瓶里的咖啡已经冷了。在高速公路桥下，我们啃着面包，我把冷咖啡洒在雪地上。

后来我问她：您干吗不带着孩子离开家呢？

她把我的自行车从沟里扛了上来，把它放到雪地上。离开家？上哪儿去呀？她脱下右脚上的鞋子，偎依在我的身上，双手暖着冻僵了的脚趾。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也许他需要我……我也需要他……他把我领来……那个时候，我的处境十分困难……但我没有料到……会出现……会出现目前这种情况。

对她男人的这种举止我感到愤慨。我想抽支烟定定神，但烟盒子里已经空了。东方已露出了鱼肚白。

她起身回家，走了没几步又回过头来拉住我的手臂说：难道这样不美吗？您说呢！我感到很满意。照理应该向您表示感谢，但也许有点滑稽……

感谢，我想，这是什么意思，她应该补偿我三十马克才是。三十马克对我来说已是一笔不小的钱了。

再见……下星期五再见，她说。我长时间地听到她那急促的脚步声。我跳上自行车往市区行驶，试图回忆她的脸形，但只有她那低沉的噪音在我耳边回响。我似乎在什么地方听过她的声音。

当我进入住宅区，见到自己的住房，见到一幢幢私人住宅，里面住着默默无闻的人们，此时我才恍然想起在那里听过这样的声音：那是在电影《扎拉·勒安德尔》……或者是《路易·阿姆斯特朗》里。

一回到家，我就碰上了我那位多疑夫人的冷遇，她粗鲁地盘问——鬼知道她大清早从谁那里听到了消息——我整个夜里在什么地方。她知道得很清楚，我不在矿井里。

不，整个夜里我在钳工间干活。我边吃边说。端放在餐桌上的早餐显然不象平日那样丰盛。

我的妻子并不了解我的工作，她不知道矿工从来不到地面上干活，除非是得到医生的许可，那可以有几天的例外。但她对我的回答表示怀疑，我察觉她还在嘀咕。

这是怎么回事呢，我想。她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怀疑呢？结婚已经八年，没有任何理由使她产生过这种怀疑。那又是为

什么呢？我爱她真是八年如一日啊。我爱她那纯朴的举止，爽朗的笑声；在她的身边我感到温暖，她的特点是从不打扰我思考问题，即使她在房间里坐在我的身旁；我钦佩她那勤俭持家的本领。

接着是星期一上班的那天，我确实乱了套：先是领取稽核牌发生了麻烦，值班的叫我去找另一位值班人，因夜里办公室值班的人少，他们管得特别严。零点十分，我总算进了矿井。但到了矿井以后，事态还在继续发展：领班的嘲讽，工友们的议论。更为不幸的是，今天我干起活来不如平时那么顺手。这是怎么搞的，我心里想。几年来我从未请过假，既没有发生过工伤事故，也没有生过什么病，更谈不上去逛马路了。我是个可以信赖的人。真是一个倒霉的星期一。我只好许诺星期二加油干，因为领班已把我上星期五的旷工算作请假一天，我灰溜溜地恳求他在请假条上签了字。

我的妻子还在继续生我的气。星期二早晨，当我疲惫不堪地回到家，她连早餐也没有为我端放到桌子上。从卧室里传来了她的尖叫声：我身体不舒服，你自己搞点吃的吧！

我非常恼火。我想，如果我们有了孩子的话，情况也许会更好得多。

我情绪的起伏与多变的天气有着直接的关联。左额上伤疤经常作痛，这是德意志帝国时期留下来的痕迹。每当天气变化，左额上就感到一阵阵的疼痛，简直难以忍受。这种时候，我的情绪就变得极为恶劣，再不愿与外界人士接触，而且变得沉默寡言，易动肝火。

这是闷闷不乐的一天。我又想到了星期五。我想的不是上星期五，而是即将到来的这星期五。那个女人可能还会在原地

再次出现。真是不可思议。

既然如此，这星期五我只得改道上班了，走那条越过联邦公路较远的道路。

星期五悄悄地到来了，还是象上星期五那样。森林后面的矿区灯火辉煌。我的天哪，这里每天得花多少电费啊！

幸亏公路上没有来往的车辆。天气变得更加冷了，这对我来说是无所谓的，我们在矿井里反正感觉不到寒冷，房间里也有暖气，谢天谢地，我们不需要考虑节约煤的问题。

我的妻子殷格葆晚上八点就到邻居家去看电视了，到我上班的时候她还没有回来。

我沿着矿区铁路线行驶，到了煤渣路和联邦公路的交叉口上，我不由自主地跳下了自行车。

我再也不愿呆若木鸡地站在路旁了，刚想上车，身上突然感到一阵麻木，犹如魔鬼攀上了肩头，令人毛骨悚然。我心里明白：准是那个女人站在我的背后。这时，我已听到她的声音：晚安，我又来了，我已朝着您来的方向走了一段路，因为怕您象上次那样又耽误了上班。

她是说，象上次那样。此话听上去似乎我们已有一段漫长的共同经历。

我情不自禁地笑了，笑得腰也直不起来。我放下自行车，侧过身还是笑。那个女人也跟着笑了起来，尽管她不知道为什么要笑。

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要笑。

让我们一起走吧！当我安静一点后，终于说出了这句话。

我推着自行车，车子在我们两人中间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走到高速公路桥下，我又感到肚子饿了，象上次那样；我停

下来,分了一半面包递给那个女人,又象上次那样;我一声不吭地啃着面包,还是象上次那样。

天冷得实在令人难受。我对她说这句话,仅仅是为了找个话题而已。因为我们这次见面,不象上次那样邂逅相遇,因而相互感到有些害羞而拘束。其原因也许在于我们七天来都知道这次会面,似乎都想回避它,却又没有这样做,因为我们都有意再次见面。

今天你们吵架了吗?我问道。这也仅仅是为了找个话题而已,我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无话可说实在叫人难受,还是胡乱拉扯几句吧。

我不愿发生争吵和殴打,他一回到家,我就跑出来了,她说。声调还是那个老样子,没有什么改变。

难道他受得了这些吗?

喝点酒不要紧,只要不是毫无节制地狂饮,可他经常是喝得酩酊大醉。他明知自己的精力在衰退,但却无法改变,不听别人的劝说。当他神志清醒或酒后清醒过来时,经常会象个小孩那样抱头痛哭,悔恨自己不该喝那么多酒,悔恨醉后所发生的一切。可后悔不久,星期五又到了。

难道他有那么多钱去大吃大喝吗?

他是领班的,赚的钱不少,不过总得学会点节省钱吧。我和孩子们已感到心满意足了,象他工作那么辛苦,也该多享受些。

我们大伙都很辛苦嘛。我不满意地说。

我们肩并肩地走着。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也许她和我一样。我直到现在还没有看清她的脸,只能模糊地见到她那苍白的椭圆形脸蛋上有几个黑点。她的身材我也没能看清,我们双

方犹如一对幻影捉摸不清。我已熟悉她的声音，很想仔细瞧瞧她的脸是个什么样子。我停住双脚，抓住她的手臂向我身边拉。她挣扎着，这使我感到有些意外。但她终究停了下来，挺立在我的面前，我们呼吸在一起，她那有节奏的气流不断冲向我的面颊。我们之间顿时出现了紧张气氛，随时可……她立即跳到沟里，似乎在劝阻我。不，她低声地说，不……

我可也没有这个想法呀，我说。

此时云幕启开，风力增强，星星也似乎变得大了，而且异乎寻常的明亮。热带地区的天空才这么明朗，我说。这也只是为了找个话题说说而已。

看的时间越长，星星就显得越多。她说着向我走近几步。从前我妈妈经常对我们这些孩子们说，每颗星星代表一个死者，并为一个活着的人不断发光。真是滑稽可笑，对孩子们灌输这些东西干啥。

是呀，时代在变化，现在的孩子喜欢问：一枚火箭飞向这颗或那颗星球需要多长时间。我说道，我们现在可以访问母辈们叙述过的神话圣地了。我感到闷闷不乐，全身冷得直发抖，责怪自己尽说些蠢话。

今天夜里又挺冷的。女人说道，我受不了这种严寒，地下室里只有一、二十桶煤了，这样冷的天生暖气，很快就会把这些煤烧光的，而且煤价又在上涨。

我可以叫人给您送点去，我只要对运煤工打个招呼就行了。

是吗？您能这样做吗？

不过，我需要您的地址。我说道。

这当然。

我们一起又走了一段路。从森林后面的教堂里传来三下低沉的钟声，这并没有使我感到不安。现在是十二点差一刻，我还留下一点时间，我们离矿区只有一百米了，实在来不及的话，可以进后门上班。我变得自由散漫了。

人总得有孩子才是。我突然想到殷格葆和我应该有个孩子，没有孩子夫妻之间容易发生摩擦。但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志趣，不能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

我确实需要您的地址。我再次提醒她说。

那当然。这不会对您带来什么麻烦吧？我的意思是，倘使有人……

不会的。按定量供应数，我每年可以领取三吨煤，到目前为止，我才领了一吨呢。

是真的吗？那好极了。

我需要您的地址。这时我想起，我已是第三次向她要地址了。

好的。她又重复说了一遍。

对不起。我向她打了个招呼，走到一边小便。离家前我喝了一瓶啤酒。

我仰头望着天空。少年时代我曾多次想数清天上究竟有多少星星，但每次都没有成功，我却毫不灰心。据说，工厂的烟囱、尖屋顶、山峦等，在太空中都有它们的投影，这是我为什么要数点星星的原因。我还清楚地记得，有一次，我激动地跑到我爸爸跟前，告诉他说，天上有四百二十颗星，我已数到这么多了。然而，我得到的回答却是几下响亮的耳光，因为我在马路上呆得太久了。

这时，我似乎听到背后有脚步声，还伴有路面发出的喀嚓

声、折断树枝声、喘息声。胡扯，我心里想。这是矿区通风机发出的各种怪声音。当我转身想和那位妇女说话时，教堂的时钟已敲响了十二点的第一声。此时，我完全可以溜进后门赶去上班，但我却站立着，呆若木鸡。尽管我冷得全身发抖，内心却感到热乎乎的。再次耽误了上班，这一周改正错误的诺言已无法兑现。会不会因此而遭到解雇的威胁呢？甚至被立即解雇？最近几周已有几个浪荡子被解雇了。不，我不会被解雇，我有自己的住房，有房子的不会被解雇，这是矿区委员会说过的。何况我在矿井已干了十五年，从未旷过一天工。

现在我确已耽误了上班，又象上次那样，我强作欢笑地说。接着，我边笑边说：

您不必为我担心。今天我肯定要提前下班，也许去一下矿井后立即就回家，因为这几天我头痛得难受，一直在吃药，但吃药也无济于事。

我没有等她搭话继续说道：我在战争年代负过伤，天气一变化，我的头部就作痛，正如有人感到腿部疼痛那样。

尽是些无稽之谈，我心里想。我跨前了几步，满以为她还站在我的面前，低声地说：煤是没有问题的，您只要告诉我地址就行了。

我却孤独一人站立着。

整个夜晚又被这个女人消磨光了。当我再一次向她索取地址时，她早已走得远远的了。

真见鬼，又是一天旷工。

我毫无目的地消磨了一个夜晚，第二天一早就回到家，却不见我的妻子。我的手指冻僵了，鞋子里结满了冰块。我到处

寻找,却不见踪影。从床上的迹象可以看出,殷格葆至少在这里过了夜。卧室的镜面上贴着一张用透明塑料胶粘的纸条,上面写着绿色的字体:我到多特蒙特妈妈那儿去了,你甬来,否则她会撵你出门的。你这个骗子!流氓!奸夫!

没有称呼,也没有签名!

厨房和其它房间一样,都是冷冰冰的。但我并不怕冷,因为在我的脑海里只盘旋着一个念头:下星期一我在矿区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只有两天时间了。我一想到星期一,恨不得就在周末逃之夭夭。我害怕,因为我在矿区第一次面临这样的处境,第一次为钱、为我的工作而忧心忡忡。每个月我们都得分期付款呀,还要付房租、水电费,要付上一大笔钱,否则积少成多,到了月底债务会堆积如山。我很少想到妻子,有时虽也在脑海里一掠而过,因为她干的事太幼稚可笑了。我寻思着为星期一找个令人信服而又能得到谅解的理由。我穿着大衣,戴着手套,坐在厨房里的桌子旁喝咖啡,咖啡浓得不能入口,只好掺点开水再喝。我怎样才能向顶头上司讲清楚星期五旷工的原因呢?如照实和盘托出,他们一定会笑话我,并斥责我是个骗子;即使他们相信我说的都是实话,他们也不能理解。上星期五我也没有上班,我该作何种解释呢?我怎样才能使人相信今后不再重犯呢?我是否应该开张病假单?这并不太困难,矿工总是有这样或那样小病痛,这一点医生都很清楚,而且他们也知道,有的人确实需要休息几天。不了解情况的人会说这是装病,这种人永远不会理解我们。看来这是一种令人信服的办法。但是,一些棘手的问题却不允许我这样做,我需要钱,我要付款,要分期付款呀!我们买了一张长沙发,两只单人沙发,价款八百马克,我们签订这一购货合同,真是发了疯。我把

那个推销员痛骂了一顿，是他诱劝我们购买的。也许工头会同意我请一天假，他对我还不错。但我害怕工友们的议论，我的脸皮没那么厚，经不起那种尖酸刻薄的语言。

下午四时许，我从睡眠中醒来，心神不定，在床上伸展着四肢，翻来覆去地思索着：要把殷格葆劝说回家，使她恢复理智，我该说些什么话才好呢。我将如实告诉她事情经过，毫无保留，丝毫不走样。但到了多特蒙特火车站大厅，我又感到不能告诉她事实真相，因为事情的经过是如此的简单，没有几句话可说，没有一个男人会相信我说的话，更不要说是女人和自己的妻子了。

我懒洋洋地在暮色苍茫的市区里闲荡，反正有的是时间呀。我沿着汉撒路往上坡走，花了好长时间观赏阿尔霍夫的商品陈列和汉撒亭文具店的摆饰；再往上走，欣赏了花卉商店的玻璃橱窗，红色的丁香花在里面闪烁发光。我在木板围墙旁停留许久，凝视着繁忙的交通，围墙后面已盖起了一所城市大戏院。我的天哪，多特蒙特市还有什么需要建造的呀，连大戏院都盖起来了，什么都有了：新式的厂房，成千幢住宅，宽阔而安全的马路——是啊，多特蒙特是一个富有生气的城市，几乎已经察觉不到战争的创伤了。这一切确实可以称之为奇迹。花展以来，多特蒙特甚至变成一个遍地是鲜花的绿色城市了。

当我转入岳母住的那条小巷时，夜幕已经降临。我胆怯地按了按白色的电铃钮。

是他来了。我听到岳母在门后低声地说，去开门。

接着，我的妻子站在门框边说：进来吧，你来得那么晚。快进来，风刮得厉害！你可没有睡糊涂吧？

我的岳母只是向我点了点头，我进门后，她就离开了厨